

德國綜合中學開設「Kresch」創意課，協助弱勢學生發掘自我價值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灰色的房舍緊密地排列在一個老礦工住宅區的道路兩旁，半大不小的孩子們在人行道上逗留著。這裏是歐伯豪森（Oberhausen）市的立瑞克（Liric）區，也是凡妮莎（Vanessa）的家，在家裏她排行老三，媽媽是清潔人員而獨力扶養她和兄弟姊妹。16 歲的凡妮莎在學校裏並不開心，刁難霸凌、厭食症她都經歷過，然而最近她顯得特別振奮，彷彿生命中出現了新希望，十年級的她說：「自從我在學校裏能夠做我愛做的事之後，突然間我覺得自己變得很堅強。」

凡妮莎的轉變聽起來有如童話故事，但是解救她脫離苦難的並不是英俊瀟灑的王子，這個人有著圓圓的啤酒肚，頭上散落著稀疏紅棕色的髮絲，Jens Niemeier 是位專業音樂家和戲劇治療師，他在學校所帶領的「Kresch」（=創意+學校）課程就是讓凡妮莎忘記憂愁的神奇之地。Niemeier 老師說：「不同於一般吸收知識的課程，學生們在我的課堂上非常活躍，在我這裏的課程內容都是青少年自己設計的。」這些孩子在此作詩、打鼓、畫畫、錄影製片、織毛線，「課程重點是：他們最後必須能夠完成與呈現共同參與創作的成果。」

這所名為 Gesamtschule Weierheide 的綜合中學大概是德國唯一將創意作為教學綱領之一的學校，「Kresch」課程開給八到十年級的學生作為必選修課程。從外觀上來看，這個學校的灰色建築完美地鑲嵌於老舊的典型魯爾區工人聚落結構中，因此那隻站立在校園中、由學生共同創造而成、貼滿彩色磁磚的麋鹿就更顯得耀眼奪目了。牠是「Geweï」（師生以校名縮寫作為對學校的暱稱）的代表動物，雄赳赳氣昂昂地站在校門內的師生寵物明白宣示著：這裏充滿了色彩繽紛、新穎而有創意的學習主題。

學校的創意取向使得希望送孩子來就讀的家長越來越多，已讓學校不敷負荷。這都是因為「Geweï」的學生不只在創意課程發揮想像力，在化學實驗室或是教學廚房裏也都不斷動腦筋在找尋新點子。例如：當歐伯豪森 LVR 工業博物館在 2014 年舉辦一個以「100 年前的生活」為題的展覽時，立刻就有 25 個班級提出自製的作品供博物館展示。

例如有一班德文課的學生們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出發點，在博物館牆上掛滿了反戰的德文詩作；化學課的學生則用大型保麗龍塑造出毒氣的分子結構，並將它們懸掛在前魯爾區煉鋅廠的高高天花板下；體育課學生則以德國體育史上當時所謂的「祖國體操」為題進行研究並發表成果；家政課的學生們則模擬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研究用大頭菜（蕪菁）設計出各式各樣的「克難食譜」。

LVR 工業博物館館長 Burkhard Zeppelfeld 先生指出：「我們對許多所學校都提出提供展品的邀請，但唯有 Weierheide 綜合中學提供不計其數的學生作品，遠超過我們的期望。幾乎每個科目都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提出了展示品。」而這些由學校老師所訂出的教學教綱，確實獲得北萊茵－西法倫邦（Nordrhein-Westfalen，簡稱 NRW）教育主管單位的認可與支持。

擁有約莫 1,000 名學生的歐伯豪森綜合中學，這幾年儼然已成為發展學生創意的試驗機構，這個意想不到的發展歸功於 2016 年 66 歲而甫退休一年的化學老師 Hermann Dietsch，有賴於他的企圖心與熱情推動，校門口今天掛滿了精彩的宣

傳海報，例如宣傳師生都可參與培訓的「體育幫手計畫」以推廣學生於正規體育課以外進行的體能活動、關心個體化適性教育的學習文化網絡計畫「NRW 的未來學校」，以及中學師生於校外時間義務參與的德語系地區之跨國「策略性學校伙伴計畫」等。

當 Dietsch 老師在 2010 年得知全國性的「創意學校文化經紀人」補助專案時，立刻感到興趣，因為這個專案對應徵入選的學校補助前 4 年一共 5 萬歐元的發展經費。所謂的「文化經紀人」指的是安插到各學校中去協助老師和學生們與文化場所、機構，例如劇場、圖書館、博物館等產生聯結的人員，他們大多是進駐學校教課的藝術家。當初「Geweil」中學的文化經紀人是 Anke Troschke 女士，她視自己為溝通不同世界的「轉譯者」，表示：「畫廊或劇院和學校裏的運作方式和觀念截然不同。…當博物館在展覽前的 3、4 年前就開始決定並籌劃往後幾年的主題時，學校老師最多須掌握一年的課程內容。」

當時，負責教務的老師們都士氣高昂地談論著這個新計畫，Dietsch 老師回憶著：「學校當局確實必須重新思考。…首先我們必須訂出一個文化活動時間表，但到最後，我們真的有勇氣把過去沿用的教綱都拋到一旁。」一個為期兩天的「藝術工作室」讓所有參與的老師脫胎換骨，兩位較年輕的老師積極投入而固定參與本案，然後創意便悄悄地在每個年級裏的上學時間中慢慢生根發芽：五年級有歌唱課、六年級學習打擊樂器、七年級練習舞蹈、再更高年級則參加「Kresch」創意課程。

記者在星期四中午採訪在禮堂進行的「Kresch」創意課，此時 Niemeier 老師正對著即將參與該城冬季戲劇、舞蹈界盛事「杜易斯堡文化節（Duisburger Akzente）」的 29 位學生提出藝術指導與建議；多虧該校文化經紀人 Troschke 女士向主辦單位的推薦，「Kresch」課的學生們才有機會參加這個文化饗宴。現在這些青少年的壓力可不小，畢竟一共約有 600 位觀眾期待欣賞他們的公開演出。學生們為了這次演出獨立編寫了名為「今日少年」的劇本，此時禮堂中可看到年輕藝術家們正在認真地排練：演員分兩組從禮堂的左右兩側大步走來，耳朵裏塞著耳機，口裏嚼著口香糖，且跳躍，且躡足徐行，非常投入地扮演各自的角色。

接著，一個學生走向前，開始他的獨白：「我常常想著我死去而從未謀面的母親與哥哥，還有我那下落不明的爸爸。然而，即使面對我所謂的好朋友我也對此隻字不提，因為我會覺到非常不舒服。」接著獨白者向後退，音樂漸入，所有演員再度回到原來的韻律與動作，這樣重覆五次，每次音樂中斷時就有一個學生向前進行獨白，講述自己的故事。在場觀眾都能清楚感受到這些青少年所背負的憂慮與害怕。當劇將終了，所有演員同時唱起享譽全球的德國合唱團「驚奇嘻哈四人組（Die Fantastischen Vier）」之主打饒舌歌，跺著腳、不斷向前擠，並參差不齊地重覆唱著：「一定要跟別人都一樣，才算得上是正常嗎？」

老師和這群年輕藝術家在排練後討論表演結果，這時發生了一個出人意表的小插曲，「麥斯邦格，你唱的那段是在講你自己的故事嗎？」那位說唱家人故事的學生點點頭，並說道：「我來自非洲，三歲時母親過世，我的德國父母把我收養到德國來。」其他同學都很驚訝地看著他，Niemeier 老師說明：「本來我們約定好，每個人寫的詞比須由別人來演出，但是麥斯邦格堅持自己唱出自己的橋段，我們因此還長談了好久，不很確定這樣處理是否妥當。而這位非裔德籍青少年卻非常

堅決：「藉此機會，我終於可以開口說說我那不為人知的故事，確實令我有種解脫感。況且，觀眾並不知道這是我本人的故事。」

練習結束後，當學生們紛紛回家時，Niemeier 老師還留在學校裏好一會兒；過去曾經有過 14 位藝術課的老師在此任職，Niemeier 老師在這裏也已經 4 年，是至今在此工作最久的藝術科目老師。「我希望帶給這些青少年一些在他們未來生命中能夠使用的『東西』：自我認知以及他人對自我的認知，也就是所謂的『社交技能』。」大部分學生對於自己的身體缺乏根本的知覺，這位戲劇專家表示：「經由長期不斷地使用手機，這些年輕人的身體知覺只會不斷退化。…他們能夠迅速地使用表情符號表達他們的感覺，但是對於表情與肢體語言的理解已經越來愈生疏了。」

這些學生過去似乎也完全不懂什麼叫做「有創意」，Niemeier 老師說明：「過去如果他們上藝術課，大部分都在做勞作。例如，哪個人畫的椅子最好，誰的手稿較差，始終被評為對與錯、好或壞。」作為老師，他時時嘗試讓學生了解的卻是：「藝術跟評價沒有關係，我們創作藝術，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雖然如此，在「Kresch」課堂裏也必須打出學習成績，雖然 Niemeier 老師不願意用成績評定學生的藝術表現，但是他會把對學生的評語或建議交給共同上課的正職老師；他認為，如果真的要評分，那麼作為評分目標的應該是學生的參與度，而非其藝術作品，他認為：「只要是認真參與的學生，都能得到最高分。」

一個「Kresch」課堂內的專案計畫可以擁有非常不同的面貌：拍攝一部影片、舉辦一個音樂會，或演出嘻哈（Hip-Hop）歌舞劇，應有盡有。例如 2015 年，一批惡名昭彰的蹺課生跟著一位專業演員共同進行例行的班級旅行，與常態旅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一路上必須共同拍攝一部短片以參加「歐伯豪森市國際短片節」，而這個計畫竟令這些「離心份子」興致勃勃，其中幾位甚至又開始積極上課，希望中學能順利畢業。

畢業證書在後工業時代的魯爾區實在非常重要，自從礦產開採失去經濟效益而導致重工業蕭條、工人失業率飆高，光在擁有 21 萬居民的歐伯豪森市中，每 8 個人中就有 1 個失業者，這個城市共負債 19 億歐元。這樣的財務窘境似乎迫使這個綜合學校和其所在地政府不得不開始發揮創意，用盡其極來解決社會、教育與財政危機。基於上述成功案例，下一個蹺課生班級旅行將於 2016 年 4 月啟程。

Niemeier 老師表示，戲劇演出也很受學生喜愛，不論是在舞台上表演，或是在舞台後調控燈光。重要的是，群體的成果最後將登台呈現給所有觀眾。面臨即將在「杜易斯堡戲劇節（Duisburger Theaterfestival）」登場演出的機會，學生們問他，這次是否有大人前來觀看，「對這些學生而言，被成人世界所重視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Niemeier 老師強調。

Jens Niemeier 老師不僅對於凡妮莎是位「救命英雄」，高大壯碩的班長帕斯卡（Pascal Jakuly）也將老師奉為「天才」，17 歲的帕斯卡在一年前也上過「Kresch」課，他分享經驗說：「我們允許跟他稱兄道弟，直稱名字…在平等尊重的關係中，我的學習成就進步很多。」他說，原來根本沒興趣去演舞台劇，他覺得其他同學老師對他愚弄嘲笑，直到演出當天，他扮演一位前東德時期的老師石磊興博士，一位流離於家鄉之外但令人尊重的角色，他說：「我在舞台上忽然幻化成這位老先生了。」之後他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甚至獲得滿堂喝采，觀眾甚至起立鼓掌，

久久不散。之後不久，帕斯卡勇敢地對同學坦承他是男同性戀，在那之後就再也沒有人繼續取笑他，甚至將他選為班長。

今天十一年級的帕斯卡身為該市「青少年市議會」的一員，義務性地為有同性戀傾向的青少年提供諮詢，並主持多項公開性活動，他說：「在魯爾區，很多事情我們必須自己來。」這個機械技師之子無論如何想要讀大學，因為：「在『Kresch』課中我找到了達成目標的自信心。」

未來「Kresch」創意課將何去何從，有賴新校長 Doris Sawallich 女士的決定，高瘦而髮型優雅簡捷的外型讓她散發出富有紀律和企圖心的氣質。甫接下校長職務的她，財政條件比前任同事不利，藝術課程經費從過去每年 1 萬歐元預算，降到目前的 6000 歐元，且這項補助將於 2018 年完全取消，而由學校自行負擔所有計畫經費，這對新校長並非易事。

首先，學校依法無法將藝術家改聘為教師，而文化經紀人的職位向來就須多方經費共同支出才能維持，即使如此，這些經費來源也即將於 2018 年一併取消。本校的文化經紀人 Troschke 女士因此早已多方申請經費，然而來自各方的結果不都令人感到雀躍。

新校長 Sawallich 女士是位經驗豐富的教育家，短短的到任時間內她已發現 Gewei 的學生：「在面臨新老師的時候，先觀察的並不是：他能給我們帶來什麼？而是：我們能跟他做點什麼？」她感覺到，她的新學生們不怕於與人接觸，處事有彈性，而且具備自信心。她果斷地作出結論：「這些學生不會盲目追隨極端激進的政治活動。…文化不是奢侈品，而是培養民主行為態度、清醒頭腦與警覺心的重要前提。」

目前十年級的凡妮莎來自一個失業人口居多的勞工住宅區，她希望在綜合中學畢業後接受作為教育人員所需的技職教育。在參加「Kresch」課之前她很不喜歡自己的班級，有同學甚至將她的照片惡意貼到網路上，然而在上過「Kresch」課之後她感到自己有了巨大的變化，生平第一次她交到了好朋友，而每次一說到這裏她都要喜極而泣。

自從她的「救星」Niemeier 老師將她自己寫的詞配上曲之後，凡妮莎開始和其他青少年共組的一個小樂團唱歌，至今她已經為難民營的孩子們獻過唱，且夢想著被新秀發掘表演節目發掘她的實力。16 歲的她說：「我不在乎其他人對我的願望有什麼看法，我反正會不斷奮鬥下去，直到夢想成真為止。」

資料日期：2016 年 7 月 14 日摘譯

資料來源：2016 年 4 月 26 日德國明鏡週刊 (Spiegel) 網頁新聞

<http://www.spiegel.de/spiegelwissen/schulfach-kreativitaet-in-gesamtschule-weierheide-auf-kresch-kurs-a-1090353.html>